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3nB125

先覺宗乘

（選錄「帝王問道錄」）

明　郭凝之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梁武帝
  - 唐中宗
  - 唐玄宗
  - 唐肅宗
  - 唐代宗
  - 唐順宗
  - 唐憲宗
  - 唐文宗
  - 唐宣宗
  - 後唐莊宗
  - 宋太宗
  - 宋仁宗
  - 宋神宗
  - 宋徽宗
  - 宋高宗
  - 宋孝宗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帝王問道錄

徑山語風老人圓信較定

無地地主人郭凝之彙編

梁武帝問於寶誌公曰：「弟子煩惑未除，何以治之？」答曰：「十二。」帝問：「其旨如何？」答曰：「在書字時節刻漏中。」帝益不曉。帝又問：「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？」師曰：「安樂禁。」帝一日請傅大士講《金剛經》，大士纔陞座，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，帝愕然。聖師曰：「陛下還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聖師曰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(白雲端云：傅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。　汾陽昭云：講得甚好。　本覺一云：傅大士已是葛藤，誌公重下註腳，諸人如今樂聞麼？良久云：兩段不同。　老宿云：大士不得誌公洎成虛棄。)

又一日講經次，帝至，大眾皆起，大士端坐不動，近臣報曰：「聖駕在此，何不起？」大士曰：「法地若動，一切不安。」

大士一日披衲、頂冠、靸履朝見。帝問：「是僧耶？」大士以手指冠；帝曰：「是道耶？」大士以手指靸履；帝曰：「是俗耶？」大士以手指衲衣。(汾陽昭代云：大士多能。　五祖戒云：笑殺傍觀。)

普通七年，武帝迎達磨至金陵，問曰：「朕即位已來，造寺、寫經、度僧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」祖曰：「並無功德。」帝曰：「何以無功德？」祖曰：「此但人天小果、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帝曰：「如何是真功德？」祖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」帝又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祖曰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祖曰：「不識。」帝不領悟。(汾陽昭代云：弟子智淺。　五祖戒云：賣寶遇著瞎波斯。　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。雪竇顯頌云：聖諦廓然，何當辨的，對朕者誰？還云不識。因茲暗渡江，豈免生荊棘，闔國人追不再來，千古萬古空相憶。休相憶！清風匝地有何極？師顧示左右云：這裡還有祖師麼，喚來與老僧洗腳。)

唐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，祖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簡曰：「京城禪德皆云：『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，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。』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道由心悟豈在坐也。經云：『若見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』何故？無所從來亦無所去。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；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」簡曰：「弟子回，主上必問，願和尚指示心要！」祖曰：「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，明暗無盡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經云：『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』」簡曰：「明喻智慧，暗況煩惱，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憑何出

離？」祖曰：「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，若以智慧照煩惱者，此是二乘小見、羊鹿等機；大智上根悉不如是。」簡曰：「如何是大乘見解？」祖曰：「明與無明，其性無二，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；在賢聖而不增；住煩惱而不亂；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不常、不來不去、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」簡曰：「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」祖曰：「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、以生顯滅，滅猶不滅、生說無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無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，清淨心體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」簡蒙指教豁然大悟，歸闕表上祖語，帝咨美久之。

唐玄宗詔司空淨禪師到京，住白蓮亭，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淨闡揚佛理。時有遠禪師者，抗聲謂淨曰：「今對聖上較量宗旨，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，只如禪師所見，以何為道？」淨曰：「無心是道。」遠曰：「道因心有，何得言無心是道？」淨曰：「道本無名，因心名道，心名若有，道不虛然，窮心既無，道憑何立？二俱虛妄，總是假名。」遠曰：「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？」淨曰：「山僧身心本來是道。」遠曰：「適言無心是道，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，豈不相違？」淨曰：「無心是道，心泯道無，心道一如，故言無心是道。身心本來是道，道亦本是身心，身心本既是空，道亦窮源無有。」

志明禪師問：「若言無心是道，瓦礫無心，亦應是道？又云身心本來是道，四生十類皆有身心，亦應是道？」淨曰：「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，與道懸殊，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，非是求道之人。經云：『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』，六根尚無，見聞覺知憑何而立？窮本不有，何處存心？焉得不同草木瓦礫？」

真禪師問：「道既無心，佛有心否？佛之與道是一是二？」淨曰：「不一不二。」曰：「佛度眾生為有心故，道不度人為無心故，一度一不度，何得無二？」淨曰：「若言佛度眾生、道無度者，此是大德妄生二見。如山僧即不然，佛是虛名，道亦妄立，二俱不實，總是假名。一假之中，如何分二？」曰：「佛之與道總是假名，當立名時是誰為立？若有立者，何得言無？」淨曰：「佛之與道因心而立，推窮立心，心亦是無。心既是無，即悟二俱不實。知如夢幻，即悟本空。強立佛道二名，此是二乘人見解。」

法空禪師問：「佛之與道俱是假名，十二分教亦應不實。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？」淨曰：「大德錯會經意，道本無修大德強脩；道本無作大德強作；道本無事強生多事；道本無知於中強知。如此見解與道相違，從前尊宿不應如是；自是大德不會，請思之。」

安禪師問：「道既假名，佛云妄立，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。一切是妄，以何為真？」淨曰：「為有妄故，將真對妄，推窮妄性本空，真亦何曾有故？故知真妄總是假名，二事對治都無實體，窮其根本一切皆空。」曰：「既言一切是妄，妄亦同真，真妄無殊，復是何物？」淨曰：「若言何物，何物亦妄。經云：『無相似、無比況，言語道斷，如鳥飛空。』」

達性禪師問：「禪師至妙至微，真妄雙泯，佛道兩忘，修行性空，名相不實，世界如幻，一切假名。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？」淨曰：「善惡二根皆因心有，窮心若有，根亦非虛；推心既無，根因何立？經云：『善不善法，從心化生。』善惡業緣本無有實。」

又有近臣問曰：「此身從何而來，百年之後復歸何處？」淨曰：「如人夢時從何而來，睡覺時從何而去？」曰：「夢時不可言無，既覺不可言有，雖有有無，來往無所。」淨曰：「貧道此身亦如其夢。」

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齎詔徵南陽慧忠國師赴京，待以師禮。初居千福寺西禪院，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，十有六載隨機說法。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，云得他心通，肅宗命國師試驗。三藏纔見國師，便禮拜立於右邊。國師問曰：「汝得他心通，那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？」曰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？」良久再問：「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？」曰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？」國師良久復問：「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？」三藏罔測，師叱曰：「這野狐精，他心通在甚麼處？」三藏無對。(僧問仰山曰：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？仰山曰：前兩度是涉境心，後入自受用三昧，所以不見。　又有僧問玄沙，玄沙曰：汝道前兩度還見麼？　玄覺云：前兩度見。後來為甚麼不見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　僧問趙州：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，未審國師在甚麼處？趙州云：在三藏鼻孔上。僧後問玄沙：既在鼻孔上，為甚麼不見？玄沙云：只為太近。　白雲端云：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？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。密雲悟代三藏罔知去處云：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寐語？代國師叱三藏處云：重言不當。乞復云：卻是和尚善他心通，)

肅宗問於忠國師曰：「師在曹谿得何法？」國師曰：「陛下！還見空中一片雲麼？」帝曰：「見。」國師曰：「釘釘著，懸挂著。」帝又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國師乃起立曰：「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國師曰：「與老僧過淨瓶來。」帝又曰：「如何是無諍三昧？」國師曰：「檀越蹋毗盧頂上行。」帝曰：「此意如何？」國師曰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」帝又問，國師都不視之。曰：「朕是大唐天子，師何以殊不顧視？」國師曰：「還見虛空麼？」帝曰：「見。」國師曰：「他還眨目視陛下否？」

國師以化緣將畢、涅槃時至乃辭代宗。代宗曰：「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？」國師曰：「告檀越，造取一所無縫塔。」帝曰：「就師請取塔樣。」國師良久曰：「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國師曰：「貧道去後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，乞詔問之。」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，真良久曰：「聖上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真述偈曰：「湘之南(雪竇著語云：獨掌不浪鳴)，潭之北(兩手鳴聒聒)，中有黃金充一國(山形拄杖子)，無影樹下合同船(海宴河清)，琉璃殿上無知識(拈了也)。」(復頌云：無縫塔，見還難，澄潭不許蒼龍蟠；層落落，影團團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。　楚石琦頌云：只這箇無縫塔，上下四維，十方周匝。長天月落兮，影絕光沈；大海波生兮，聲傳響答。峭巍巍，風颯颯，與他知識何交涉？)

唐大曆三年代宗詔徑山欽至闕下，親加瞻禮。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，見帝駕來，欽起立。帝曰：「師何以起？」欽曰：「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？」帝悅，謂國師曰：「欲賜欽師一名。」國師欣然奉詔，乃賜號國一禪師。

唐順宗問於佛光滿禪師曰：「佛從何方來？滅向何方去？既言常住世，佛今在何處？」佛光答曰：「佛從無為來，滅向無為去；法身等虛空，常住無心處。有念歸無念，有住歸無住；來為眾生來，去為眾生去。清淨真如海，湛然體常住；智者善思惟，更勿生疑慮。」帝又問：「佛向王宮生，滅向雙林滅；住世四十九，又言無法說。山河與大海，天地及日月；時至皆歸盡，誰言不生滅？疑情猶若斯，智者善分別？」佛光答曰：「佛體本無為，迷情妄分別；法身等虛空，未曾有生滅。有緣佛出世，無緣佛入滅；處處化眾生，猶如水中月。非常亦非斷，非生亦非滅；生亦未曾生，滅亦未曾滅。了見無心處，自然無法說。」帝聞大悅，益重禪宗。

永貞元年常問清涼國師至道心法，國師對曰：「至道本乎其心，心法本乎無住，心體靈知不昧，性相寂然。」又嘗問尸利禪師：「大地眾生，如何得見性成佛去？」尸利曰：「佛性如水中月，可見不可取。」帝悟其意。

唐憲宗詔鵝湖義禪師於麟德殿論義。有法師問：「如何是四諦？」師曰：「聖上一帝，三帝何在？」又問：「欲界無禪，禪居色界，此土憑何而立？」禪師曰：「法師秖知欲界無禪，不知禪界無欲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以手點空，法師無對。帝曰：「法師講無窮經論，秖這一點，尚不奈何？」(天奇拈云：會得底，在禪即禪，在欲即欲；不會底，便道禪不是欲，欲不是禪，妄生譏剝，不知身處泥犁。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，也落禪家第二籌。且道第一籌在甚麼處？手點空云：鳴底)師卻問諸碩德曰：「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？」有對：「知者是道。」師曰：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安得知者是乎？」有對：「無分別者是。」師曰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安得無

分別是乎？」有對：「四禪八定是。」師曰：「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安在四禪八定邪？」眾皆杜口(天奇拈云：這些老膿團，恰似箇狂狗，尋香逐氣有甚了期？可惜終日數十，于今不知二五。若是個漢，出來掀翻禪床，免得葛藤遍地，非惟自有出身之路，亦壯宗門節概)。師卻舉順宗問尸利禪師：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？尸利曰：佛性猶如水中月，可見不可取。因謂帝曰：「佛性非見必見，水中月如何攫取？」帝乃問：「何者是佛性？」師對曰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帝默契真宗，益加欽重。

唐憲宗屢召汾陽無業禪師，皆辭疾不赴。穆宗即位思一瞻禮，乃遣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，汾陽微笑曰：「貧道何德？累煩世主，且請前行，吾從別道去矣！」乃澡身剃髮，至中夜告門人曰：「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，不生不滅。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。迷者不了即為境惑，一為境惑流轉不窮。汝等當知，心性本自有之，非因造作，猶如金剛不可破壞，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。經云：『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；常了一切空，無一物當情。』是諸佛用心處，汝等勤而行之。」言訖，跏趺而逝。

唐文宗好嗜蛤蜊，沿海官吏先時遞進，人亦勞止。一日，御饌中有擘不張者，帝以其異，即焚香禱之，乃開，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，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，覆以美錦賜興善寺，令眾僧瞻禮。因問群臣：「斯何祥也？」或奏：「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，乞詔問之。」帝即頒詔。政至，帝問其事，對曰：「臣聞物無虛應，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！故契經云：『應以此身得度者，即現此身而為說法。』」帝曰：「菩薩身已現，且未聞說法？」對曰：「陛下睹此，為常耶？非常邪？信耶？非信邪？」帝曰：「希奇之事，朕深信焉。」對曰：「陛下已聞說法竟。」皇情豫悅得未曾有。

黃檗運禪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，時唐宣宗為沙彌，問曰：「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、不著僧求，長老禮拜當何所求？」黃檗曰：「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、不著僧求，常禮如是事。」沙彌曰：「用禮何為？」黃檗便掌。沙彌曰：「太麤生。」黃檗曰：「這裏是甚麼所在？說麤說細。」隨後又掌，沙彌便走。登極後，詔問薦福弘辯禪師曰：「禪宗何有南北之名？」對曰：「禪門本無南北，昔菩提達磨來此方為初祖，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開法。時有二弟子，一名慧能，受衣法，居嶺南為六祖；一名神秀，在北揚化。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，立秀為第六祖，而自稱七祖。其所得法雖一，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，故曰南頓北漸，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。」帝曰：「云何名戒、定、慧？」對曰：「防非止惡名戒；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；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。」帝曰：「何為方便？」對

曰：「方便者，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，被接中下，曲施誘迪，謂之方便。設為上根言，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，斯亦方便之譚，乃至祖師玄言，忘功絕謂，亦無出方便之跡。」帝曰：「何為佛心？」對曰：「佛者西天之語，唐言覺，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。心者佛之別名，有百千異號，體唯其一，無形狀，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。在天非天、在人非人，而現天現人、能男能女，非始非終、無生無滅，故號靈覺之性。如陛下日應萬機，即是陛下佛心，假使千佛共傳，而不念別有所得也。」帝曰：「如今有人念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如來出世為天人師、善知識，隨根器而說法。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；中、下者未能頓曉，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，令念佛生於極樂。故經云：『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』」帝曰：「有人持經念佛、持咒求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如來種種開讚，皆為最上一乘，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於海，如是差別諸數，皆歸薩婆若海。」帝曰：「祖師既契會心印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無所得法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，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。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，方契然燈本意。故經云：『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。』是法平等，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。」帝曰：「禪師既會祖意，還禮佛轉經否？」對曰：「沙門釋子禮佛轉經，蓋是住持常法，有四報焉。然依佛戒修身，參尋知識，漸修梵行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。」帝曰：「何為頓見、何為漸修？」對曰：「頓明自性與佛同儔，然有無始染習，故假漸修對治，令順性起用，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。」師是日辯對七刻，賜紫方袍。(洪覺範曰：唐宣宗微時，武宗嫉其賢，數欲殺之，宦者仇公武保佑之。事迫，公武為薙髮作比丘，使逸遊，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。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，江西馬祖之高弟，一見異之，待遇特厚，故宣宗留鹽官最久。及即位，思見之，而安公化去久矣！先是武宗盡毀吾教，至是復興之。雖法之隆替係於時，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？嘗有贊其像者曰：已將世界等微塵，空裏浮華夢裏身；勿謂龍顏便分別，故應天眼識天人。)

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，至魏府行宮詔興化獎禪師問曰：「朕收中原獲得一寶，未曾有人酬價。」興化曰：「請陛下寶看。」帝以兩手舒襆頭腳，興化曰：「君王之寶誰敢酬價？」(玄覺徵云：且道興化肯，莊宗不肯。莊宗若肯，莊宗、興化眼在甚麼處？若不肯，莊宗過在甚麼處？)

莊宗問於華嚴休靜禪師曰：「祖意、教意是同是別？」對曰：「探盡龍宮藏，眾義不能詮。」

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，見僧看經，問曰：「是甚麼經？」僧曰：「《仁王經》。」帝曰：「既是寡人經，因甚卻在卿手裏？」僧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楚石琦云：若問永祚，但以頂戴經云萬歲萬歲。)

幸開寶塔，問僧：「卿是甚人？」對曰：「塔主。」帝曰：「朕之塔為甚麼卿作主？」僧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合國咸知。)
一日因僧朝見，帝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對曰：「廬山臥雲庵。」帝曰：「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，為甚到此？」僧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難逃至化。　楚石琦代云：雲開日現。)
僧入對次，奏曰：「陛下還記得麼？」帝曰：「甚處相見來？」奏曰：「靈山一別直至如今。」帝曰：「卿以何為驗？」僧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貧道得得而來。)
京寺回祿，藏經悉為煨燼，僧欲乞宣賜。召問：「昔日摩騰不燒，如今為甚卻燒？」僧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陛下不忘付囑。)
帝常夢神人報曰：「請陛下發菩提心。」因早朝，宣問左右街：「菩提心作麼生發？」左右無對。(雪竇代云：實謂今古罕聞。)
智寂大師進《三界圖》。帝問：「朕在那一界中？」寂無對。(保寧勇代云：陛下何處不稱尊？　楚石琦代云：陛下天垂海外。)
一日朝罷，帝擎缽問丞相王隨曰：「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，為甚麼卻在朕手裏？」隨無對。
宋仁宗創興禪席，留意空宗，下三省定議，召有道者住持禪院。歐陽修、程師孟，奏請廬山圓通寺。居訥稱疾不起，訥以懷璉應詔。召對化成殿，齋畢，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。璉遂陞座，問答罷，乃曰：「古佛堂中曾無異說，流通句內誠有多談。得之者妙用無虧，失之者觸途成滯。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；水鳥樹林頭頭顯道。若向迦葉門下，直得堯風蕩蕩，舜日高明，野老謳歌，漁人鼓舞。當此之時，純樂無為之化，焉知有恁麼事？」皇情大悅，賜號大覺。
嘉祐三年契嵩進《正宗記》、《輔教編》、《定祖圖》等書。帝覽至「謀道不謀名，為法不為身」，歎愛其誠，賜書入藏。又詔靈隱章禪師於延春閣下齋，宣普照問：「如何是當機一句？」章曰：「一言迥出青霄外，萬仞峰前嶮處行。」曰：「作麼生是嶮處行？」章便喝。曰：「皇帝面前何得如此？」章曰：「也不得放過。」再宣入化成殿齋，宣守賢問：「齋筵大啟，如何報答聖君？」章曰：「空中求鳥跡。」曰：「意旨如何？」章曰：「水內覓魚蹤。」進《心珠歌》曰：「心如意、心如意，任運隨緣不相離。但知莫向外邊求。外邊求，終不是，枉用工夫隱真理。識心珠，光耀日，祕藏深密無形質，拈來掌內眾人驚，二乘精進爭能測，碧眼胡須指出，臨機妙用何曾失？尋常切忌與人看，大地山河動岌岌。」
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，大臣請擇宗室。賢者居京師，仁宗夜焚香默禱曰：「翌日化成殿具齋，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卻。」左右莫聞

也。清旦道衣凝立而待，俄，侍衛奏言：「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，禁兵呵止不得。」仁宗笑曰：「吾請之來耳！」及至，竟陞御榻而坐，仁宗以儲嗣為問，索筆大書十三、十三數行，擲筆去。至英宗即位，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。

宋神宗元豐二年慈聖曹太后崩，宣淨因禪師道臻入慶壽宮陞座說法。僧問：「慈聖仙遊，定歸何處？」師曰：「水流元在海，月落不離天。」帝稱：「善。」

五年詔淨慈宗本禪師，住惠林，入對延和殿。山呼罷，即趨登殿，賜坐即就榻，盤足作跏趺，侍衛驚顧而師自若。賜茶至，舉盞長吸又蕩撼之。帝問：「受業何寺？」對曰：「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。」帝大喜，語論甚久。既辭退，目送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真福慧僧也。」侍者問和尚：「見官家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喫茶閑話耳！」

宋徽宗政和三年，嘉州巡捕官奏：「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，中有一僧禪定，鬚髮被體指爪遶身。」帝降旨令肩輿入京，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。遂問：「何代僧？」曰：「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，名慧持，因遊峨嵋入定於樹。遠法師無恙否？」三藏曰：「遠法師，晉人也，化去七百年矣！」持不復語，三藏問師：「既至此，欲歸何所？」持曰：「陳留縣。」復入定。帝製三偈，令繪像頒行。偈曰：「七百年來老古錐，定中消息許誰知；爭如隻履西歸去，生死何勞木作皮。藏山於澤亦藏身，天下無藏道可親；寄語莊周休擬議，樹中不是負趨人。有情身不是無情，彼此人人定裏身；會得菩提本無樹，不須辛苦問盧能。」

宋高宗幸維揚，詔金山住持克勤入對，行在所遣八人翊，師升殿，賜坐。問曰：「朕素知師道高妙，可得聞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以仁孝治天下，率土生靈咸被光澤，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，此佛祖所傳之心也。此心之外無別有心，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！」帝大悅，賜號圓悟。

紹興二年駐蹕臨安，詔法道禪師隨駕南巡。道入見，帝從容謂曰：「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服，朕為師去此黥涅？」對曰：「上皇御墨不忍毀除。」帝笑曰：「此僧到老倔強。」

宋孝宗在王邸，遣內都監黃彥節至徑山，命杲禪師就山中舉揚般若。師說偈云：「大根大器大力量，荷擔大事不尋常；一毛頭上通消息，遍界明明不覆藏。」上嘉歎之。及封建王，又遣內知賓至徑山供五百羅漢，賜「妙喜庵」三字及真讚。又讚布袋和尚，和高宗韻曰：「袋貯乾坤，杖挑日月。磊磊苴苴，聖中之絕；憨憨癡癡，僧中之傑。令行兮，一棒一條痕；逗機兮，殺人須見血。別別分明，一點爐中雪。」

六年，詔瞎堂慧遠住靈隱禪寺。一日帝遊下竺，召遠問曰：「山既飛來，何不飛去？」遠曰：「動不如靜。」又問：「水中眾生以囊漉之，火裏眾生將甚麼漉？」遠曰：「他家自有通霄路。」又問：「觀音手拈數珠，念個甚麼？」遠曰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帝大悅，賜號佛海。

七年二月宣遠入對選德殿，賜坐。帝曰：「如何免得生死？」遠曰：「不悟大乘終不能免。」帝曰：「如何得悟？」遠曰：「本有之性，究之無不悟者。」帝曰：「悟後如何？」遠曰：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。」帝首肯之。帝曰：「即心即佛如何？」遠曰：「目前無法。陛下喚甚麼作心？」帝曰：「如何是心？」遠：「正身。」叉手立曰：「秖這是。」天顏大悅。

孝宗又召靈隱懶至內殿問禪道之要，懶對曰：「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，本無知見起滅之棼、聖凡迷悟之別。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，情卻物則業不能繫。盡去沈掉之病，自忘問答之意。矧今補處，見在佛般若光明中，何事不現成耶？」帝為之首肯，數四。

乾道八年宣遠入東閣，賜坐。帝曰：「有一二事欲問卿。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，不知夢與覺是如何？」遠曰：「陛下問夢耶、問覺耶？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，若問夢，夢覺無殊，教誰分別？夢即是幻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，覺心不動，故云：『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！』」帝曰：「夢幻既非，鐘聲從甚處起？」遠曰：「從陛下問處起。」帝復問：「前日在此閣靜坐，忽然思得不與萬化為侶有箇見處。」遠曰：「願聞聖訓。」帝曰：「四海不為多。」遠曰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？」帝曰：「亦未曾欠闕。」遠曰：「纔涉思惟，便成剩法，正使如斲輪、如閃電，了無干涉。何以故？法無二法，見無二見，心無別心，天無二日。」帝首肯久之。

淳熙三年召佛照德光禪師對便殿宣問：「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，所成者何事，請師明說？」佛照曰：「將謂陛下忘卻。」帝曰：「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？」佛照曰：「直下更無第二人。陛下留心祖道，自古帝王未有如陛下篤信此道。」帝曰：「自古帝王英雄者有之，信此道者極少，如梁武帝亦未徹？」佛照曰：「當面蹉過達磨。」帝曰：「陷在泥坑裏？」佛照曰：「只為杷柄不入手，不得受用。」佛照曰：「陛下日應萬機，直須向一切處著眼，看是甚麼道理？」帝曰：「天下事來即應之。」佛照曰：「可謂明鏡當臺，物來斯照。」帝曰：「步步踏著實地。」佛照曰：「直須恁麼始得。」帝曰：「臨濟因緣可舉一二？」師舉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因緣，帝曰：「悟了！直是快活。」佛照曰：「臣曾有頌。」帝曰：「舉看。」佛照舉曰：「黃檗山頭遭痛棒，大愚肋下報冤讎；當機一喝驚天地，直得曹溪水逆流。」帝又問：「興化打克

賓，克賓如此答，興化如何便打？」佛照曰：「不可放過。臣有頌。」帝曰：「舉看。」佛照曰：「罰錢出院揚家醜，興化聱頭遇克賓；父子不傳真秘訣，棒頭敲出玉麒麟。」復曰：「昔翠巖可真禪師頌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因緣曰：『百萬雄兵出，將軍獵渭城；不閑弓矢力，斜漢月初生。』令晦堂心禪師看。後因答客問西來意，有頌：『東吳幾度為閑客，南越曾經作主人；可笑年來身老大，得同塵處且同塵。』真見之。云：『子徹也！』且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，陛下如何會？」帝曰：「包含萬像。」佛照曰：「包含萬像底是甚麼？」帝曰：「對面底是。」佛照曰：「認著依前還不是。」帝乃默契。佛照辭歸觀堂，帝遣中使賜御製，頌曰：「大暑流金石，寒風結凍雲；梅花香度遠，自有一枝春。」佛照答帝頌曰：「當陽一句子，平地步青雲；踏翻關捩處，便是主家春。」復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一頌：「即心即佛無蹊徑，非佛非心有變通；直下兩頭俱透脫，新羅不在海門東。」帝復答頌曰：「欲言心佛難分別，俱是精微無礙通；跳出千重縛不住，天涯海角任西東。」佛照再上頌曰：「一句截流心路絕，千差萬別豁然通；等閑更進竿頭步，莫問西來及與東。」

又一日召對，佛照曰：「聞陛下於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；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』處得個入頭，但未曾遇人。」帝曰：「真個如此。」佛照曰：「如人學射，久久自然中的。所以五祖演曰：『悟了須是遇人始得，若不遇人，十個有五雙杜撰。』」佛照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，至玄沙道：「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？」每舉問禪和子，那裏是不疑處？「陛下且道那裏是不疑處？」帝擬議，佛照曰：「只就疑處看，驀然看破不疑處，便是陛下受用不盡底。」帝曰：「長老且道那裏是不疑處？」佛照曰：「紅爐上一點雪。」帝乃點頭。一日復召對，帝曰：「前日長老道『直至如今更不疑』處，朕有一轉語。」佛照曰：「那裏是不疑處？」帝曰：「空手牽鐵牛。」佛照曰：「如何見得？」帝擬議。佛照曰：「纔入思惟便成剩法。」帝曰：「若問長老，如何祇對？」佛照曰：「千聞不如一見。」帝喜曰：「朕且做工夫。」佛照曰：「陛下果位中承願力，來示現帝王身，不被富貴聲色籠罩，但念念扣已而參，驀然一念相應，如桶底子脫相似，直至成佛永無退轉。」

又召對次，佛照曰：「此事無僧無俗，上至佛祖下及蜎動皆悉具足。故古人有言：『悟則事同一家，不悟則萬別千差。』」帝曰：「至言，朕須到此地位方已。」佛照曰：「佛法至妙無有窮已，如有窮已則成住著，纔成付著便有窠臼。如僧問石霜：『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石霜曰：『直須揮劍，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望。』陛下卓起

脊梁，以金剛王寶劍揮除見刺，自然一著高一著、一步闊一步，佛祖亦奈何不得也。」帝曰：「當如禪師之言。」

紹熙元年，壽皇復召對。佛照曰：「陛下釋萬機燕御重華，想於此道，日有新證。」壽皇曰：「朕向來得禪師開發，日用便覺省力。」佛照曰：「省力處得無限力，得力處省無限力。」壽皇曰：「朕於一切事物亦不著。」佛照曰：「陛下視天下如脫敝屣，以寶位授聖子，若非得大自在受用三昧，焉能如是？」遂舉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，「陛下如何會？」壽皇曰：「放下著。」佛照曰：「放下即不無，著在甚麼處？」壽皇曰：「二邊不立。」佛照曰：「如何行履？」壽皇曰：「中道不安。」佛照曰：「正坐在百尺竿頭，陛下如何進步？」壽皇擬議，師噁一聲，壽皇曰：「謝禪師提撕。」又曰：「世法佛法不出這觸、背兩字。」佛照曰：「若能轉物即同如來。」遂指御案淨瓶曰：「只如淨瓶作麼生轉？」壽皇曰：「去來自在。」佛照曰：「去來自在底是甚麼？」壽皇咳嗽一聲。佛照曰：「更進一步始得。」壽皇曰：「朕直要打徹。」佛照曰：「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」

海寧縣無地地主人郭正中，原名凝之，字黎眉，彙編《先覺宗乘》五卷，捨貲刊刻。今孫男郭時願捨校，徑山古梅菴附大藏流行法寶。

康熙乙巳冬月敬識

帝王問道錄　　雙髻釋頓讓訂閱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